

聊齋誌異

卷貳拾

曉
學
通
交
書
慶
重

聊齋誌異卷二十目錄

燕脂

阿纖

瑞雲

仇大娘

曹操塚

龍飛相公

珊瑚

五通

申氏

龍

聊齋誌異卷之二十

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

胭脂

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慧麗父寶
愛之欲占鳳於清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
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
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
都女意似動秋波紫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既

遠女猶凝眺、王窺其意、戲之曰、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、庶可無恨、女暈紅上頰、脉脉不作一語、王問識得此郎否、荅云不識、王曰、此南巷鄧秀才秋隼、故孝廉之子、妾向與同里、故識之、世間男子無其溫婉、衣素以妻服未闋也、娘子如有意、當寄語使委冰馬、女無言、王笑而去、數日無耗、心疑王氏未暇即往、又疑宦齋不肯俯拾、邑々徘徊、縈念頗苦、漸廢飲食、寢疾惛頓、王氏適來省視、研詰病因、荅言自亦不知、但爾日

別後、即覺忽忽不快、延命假息、朝暮人也、王小語曰、我家男子負販未歸、尚無人致聲、鄂郎芳體違和、非為此否、女頰頰良久、王戲之曰、果為此、病已至是、尚何顧忌、先今夜來一聚、彼豈不肯、女嘆息曰、事至此、已不能羞、但渠不嫌寒賤、即遣冰來、病當愈、若私約、則斷不可、王領之、遂去、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、既嫁、宿偸夫他出、輒尋舊好、是夜宿適來、因述女言為笑、戲囑致意鄂生、宿久知女美、聞之竊喜、幸其機之

可乘也。將與婦謀。又恐其妬。乃假無心之辭。問女家
閨闈甚悉。次夜踰垣入。直達女所。以指叩窓。內問誰
何。荅以鄂生。女曰。妾所以念君者。為百年不為一夕。
卽果愛妾。但宜速倩冰人。若言私合。不敢從命。宿姑
諾之。苦求一握纖腕為信。女亦不忍過拒。力疾啓扉。
宿遽入。卽抱求歡。女無力撐拒。仆地上。氣息不續。宿
急曳之。女曰。何來惡少。必非鄂郎。果是鄂郎。其人溫
馴。知妾病由。當相憐恤。何遂狂暴若此。若復爾。便

當嗚呼、品行虧損、而無所益、宿恐假跡敗露、不敢復
強、但請後會、女以親迎為期、宿以為遠、又請之、女厭
糾纏、約待病愈、宿求信物、女不許、宿捉足解繡履而
出、女呼之返、曰、身已許君、復何吝惜、但恐画虎成狗、
致貽污謗、今褻物已入君手、料不可反、君如負心、但
有一死、宿既出、又投宿王所、既卧、心不忘履、陰揣衣
袂、竟已烏有、急起篝燈、振衣寘索、詰之不應、疑婦藏
匿、婦故笑以疑之、宿不能隱、寔以情告、言已徧燭門

外竟不可得、懊恨歸寢、竊幸深夜無人、遺落當猶在途也、早起尋之、亦復杳然、先是巷中有毛大者、游手無籍、嘗挑王氏不得、知宿與洽、思掩執以脅之、是夜過其門、推之未扃、潛入、方至窓外、踏一物、更若絮綿、拾視則巾裏女鵲、伏聽之、聞宿自述甚悉、喜極、抽息而出、踰數夕、越牆入女家、門戶不悉、悞詣翁舍、翁窺牕見男子、察其音迹、知為女來者、心忿怒、操刀直出、毛大駭反走、方欲攀垣而下、追已近、急無所逃、反身

奪刃、媼起大呼、毛不得脫、因而殺之、女稍痊、聞喧始起、共燭之、翁腦裂不復能言、俄頃已絕、於墻下得繡履、媼視之、胭脂物也、逼女、哭而寔告之、但不忍貽累王氏、言鄂生之自至而已、天明訟於邑、宰拘鄂、鄂為人謹訥、年十九歲、見客羞澁如童子、被執駭絕、上堂不知置詞、惟有戰栗、宰益信其情真、橫加桎械、書生不堪痛楚、以是誣服、既解郡、猷扑如邑、生冤氣填塞、每欲與女面相質、及相遇、女輒詬詈、遂結舌不

能自伸、由是論死、往來覆訊、經數官無異詞、後委濟南府復案、時吳公南岱字濟南、一見鄂生、疑其不類殺人者、陰使人從容私問之、俾得盡其詞、公以是益知鄂生冤、籌思數日、始鞠之、先問胭脂、訂約後有知者否、答言無之、遇鄂生時、別有人否、亦答無之、乃喚生上、溫語慰之、生自言曾過其門、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、某即趨避、過此並無一言、吳公叱女曰、適言側無他人、何以有鄰婦也、欲刑之、女惧曰、雖有

王氏與彼寔無閼涉、公罷質、命拘王氏、數日已至、又禁不與女通、立刻出審、便問王殺人者誰、王對不知、公詐之曰、胭脂供言殺卞某、汝悉知之、胡得隱匿、婦呼曰、寃哉、淫婢自思男子、我雖有媒合之言、特戲之耳、彼自引奸夫入院、我何知焉、公細詰之、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、公呼女上、怒曰、汝言彼不知情、今何以自供撮合哉、女流涕曰、自己不肖、致父慘死、訟結不知何年、又累他人、誠不忍耳、公問王氏、既戲後、曾語

何人。王供無之。公怒曰：「夫妻在床，應無不言者，何得云無？」王供丈夫久客未歸。公曰：「雖然，凡戲人者，皆笑人之愚，以炫己之慧，更不向一人言，將誰欺？」命梏十指。婦不得已，寔供曾與宿言。公於是釋鄂拘宿，至自供不知。公曰：「宿妓者必無良士，嚴械之。」宿自供賺女是真，自失履後未敢復往，殺人寔不知情。公怒曰：「踰牆者何所不至，又械之，宿不任凌籍，遂以自承。」招成報上，無不稱吳公之神。鉄案如山，宿遂延頸以待。

秋決矣、然宿雖放縱無行、故東國名士、聞學使施公
愚山、賢能稱最、又有憐才恤士之德、因以一詞控其
冤枉、言詞愴惻、公討其招供、反覆凝思之、拍案曰、此
生寃也、遂請於院司、移案再鞫、問宿生鞋遺何所、供
言忘之、但叩婦門時、猶在袖中、轉詰王氏、宿介之外、
奸夫有幾、供言無之、公曰、淫亂之人、豈得端私一人、
供言身與宿介稚齒交合、故未能謝絕、後非無見挑
者、身寔未敢相從、因使指其人以寔之、供云、同里毛

大屢挑而屢拒之矣。公曰：何忽貞白如此？命撈之。婦頓首出血，力辨無有，乃釋之。又詰汝夫遠出，寧無有托故而來者？曰：有之。某甲某乙，皆以借貸餽贈，曾一二次入小人家。蓋甲乙皆巷中游蕩子，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。公悉籍其名，並拘之。既集，公赴城隍廟，使盡伏案前，便言曩夢神人相告，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。今對神明，不得有妄言。如肯自首，尚可原宥。虛者廉得無赦，同聲言無殺人之事。公以三木置地。

將並夾之、括髮裸股、齊鳴冤苦、公命釋之、謂曰、既不
自招、當使鬼神指之、使人以毡褥悉幃殿窓、令無少
隙、袒諸囚背、驅入暗中、始授盆水、一、命自盥訖、繫
諸壁下、戒令面壁勿動、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、少間
喚出驗視、指毛曰、此真殺人賊也、蓋公先使人以灰
塗壁、又以煙煤濯其手、殺人者恐神來書、故匿背於
壁、而有灰色、臨出以手護背、而有煙色也、公固疑是
毛、至此益信、施以毒刑、盡吐其寔、判曰、宿介蹈盆成

括殺身之道成、登徒子好色之名、祇緣面小無猜、遂
野鷺如家雞之戀、為因一言有漏、致得隴興望蜀之
心、將仲子而踰園牆、便如鳥墮、冒劉郎而入洞口、竟
賺門開、感悅驚厖、鼠有皮胡若此、攀花折樹、士無行
其謂何、幸而聽病燕之嬌啼、猶為玉惜、憐弱柳之憔悴、
未似鶯狂、而釋公鳳於羅中、尚有文人之意、乃劫
香盟於襪底、寧非無賴之尤、蝴蝶過牆、隔窻有耳、蓮
花瓣卸、墮地無踪、假中之假、以生、寃外之寃、誰信、天

降禍起、酷械至、於垂亡、自作孽、盈、斷頭幾於不續、彼
踰牆鑽隙、固有玷夫儒冠、而僵李代桃、誠難消其冤
氣、是宜稍寬管、折其已受之慘、姑降青衣、開其自
新之路、若毛大者、刀猶無籍、市井凶徒、被鄰女之投
梭、淫心不死、伺狂童之入巷、賊智忽生、開戶迎風、喜
得履張生之跡、求漿值酒、妄思偷韓掾之香、何意魄
奪自天、魂攝於鬼、浪乘槎木、直入廣寒之宮、逕返漁
舟、錯認桃源之路、遂使情火息焰、慾海生波、刀橫直